

世界探案经典

回声卷

C

大海的请帖



[日] 笹泽左保 等著
珠海出版社





* T267884 *

大海的请帖

[日] 笹泽左保 等著

世界探案经典·日本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探案经典·日本卷/[日]笛泽左保、佐野洋等著；
赵博源等译. -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7
ISBN7-80607-678-6/I·271 ￥25.60 元
I.世… II.①笛…②佐…③赵… III.短篇小说：
推理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479 号

世界探案经典(日本卷)

——大海的请帖

著 者:[日]笛泽左保等

译 者:赵博源等

责任编辑:潘自强 张继业

封面设计:吕唯唯 李华强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银桦新村 47 栋 A 座

图书邮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0756-2292976 邮政编码:519001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南香里路桥大厦 501 号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32 工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6.5 字数:40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7-80607-678-6/I·271

定 价:25.60 元(本册 12.80 元)

目 录

- 夫妻对话 山崎洋子(1)
红蜘蛛 佐野洋(28)
迷恋影星的少女 大谷羊太郎(47)
大海的请帖 笹泽左保(69)
火山喷火口杀人案 冈田鮎彦(95)
夜之牙 西村京太郎(144)
相似的房间 鮎川哲也(169)
虚幻的《不动明王图》 陈舜臣(201)
火焰的棺材 邦光史郎(239)

夫妻对话

山崎洋子

今天起住在单人病房了，真是太感谢了。原本住在有六张病床的房间，真的很累。

那里面有白天睡得好好的，到了晚上却不知为何一直痛苦呻吟着的痴呆老先生；还有不断挖苦讽刺护士的糖尿病患者；还有躺在窗户对面病床上不停地和探病的女性互相调情的年轻男子。和这些人将近二十四小时都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真的非常累。如果偶尔可以逃到大厅或会客室去喘口气的话倒还好；可是我的右手和右脚却因为车祸骨折，脖子也受到严重的撞伤，所以只能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

“如果你没有帮我拜托岳父的话，我现在就还是必须在六人病房内忍耐了呀。”

我耐心地对着今天也是带着自己在家里做好的饭菜来照顾我的妻子说道。我现在住的是一间有着宽大的干净窗户而且视野良好的房间，和原来住的六人病房的费用差距颇大，可是岳父和这家医院的院长是好朋友，目前正好也空着，所以以特别优待的价格让我住了进来。

“咦，这真不像你会称赞别人的方式呢！不过只要你觉得在这个房间里不受拘束就是万幸了。因为其他的病人都是吃医院的伙食，只有你是吃这些东西呢！”

妻子笑着这样说以后，开始将带来的菜肴一盘盘地摆在托盘

内。由于我很偏食，又对某些食物过敏，所以没办法吃医院准备的伙食。妻子今天帮我准备了炖咖喱鸡块、水煮菠菜、马铃薯沙拉、甜点及葡萄，看起来非常美味。我的一只脚和脖子都被吊着，就像个动作停格的傀儡一般的姿态横躺在床上。妻子搛着少量的菜，一口口地喂我吃着。

“能和你结婚真是太好了！”

“因为我的爸爸和院长是好朋友？”

“不是这个缘故。”

“我了解你的！”妻子天真地笑了起来。我已经很久不曾看过她这么温和的表情了。以往的时候，即使妻子的脸上勉强地装出笑容，眼框里总像拼命忍住眼泪似的。那样的表情，一直都可以隐约地感觉出来。

妻子之所以会有那样的表情，都是我的缘故。我和妻子虽然已经结婚 16 年了，可是这 16 年间，我在外面一直都有不同的女人。因为我不想被束缚，所以一直不愿意有小孩。妻子也因为寂寞而数次想和我离婚。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她的个性很软弱和她娘家的要求的缘故。

岳父担任县议员，在家乡颇有声望；再加上她哥哥是代议士的秘书，将来也想从政。因此他们一家人非常忌讳丑闻的发生。妻子了解这一点，因此表面上总是假装成一位幸福的家庭主妇。因此我也总是为所欲为，纵情欢乐。

可是如今，对于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的我，妻子依然如此悉心的照顾，毫无怨言地照顾着我，我也总算明白了妻子对我的意义。直到今日，我从不曾对任何女性心存感谢过。以前交往的女性，只适合在一起吃喝玩乐，若当成结婚对象，还是算了吧。因为我不希望将来以离婚收场。不知不觉中，我已经了解到真正适合当我结婚对象的，就是妻子。

而且我已经玩得过火了。说玩得过火不如说我尝到苦头了

.....

明年我将迈入 50 岁，妻子也要 45 岁了。也该是好好稳定生活的时候了。公司最近也不太景气，或许会面临重组的命运吧。虽然这把年纪再找其他的工作有些困难，可是岳父在产业界也颇有影响力，或许可以介绍我到某家公司去。因为岳父十分好面子，所以无法任由女婿失业吧！

像这种时候有妻子的娘家可以依靠，我还真是个幸运的男人。如果忘了这种幸运，而对妻子视若无睹是于理不容的。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当个好丈夫！

如果我改头换面，妻子大概会高兴得不得了吧！

“喂！出院以后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我边吃菠菜边说道。

“你怎么了？突然这么说？”

妻子吓了一跳，停下了正在搛菜的手。

“为了报答你来照顾我呀！”

“说什么报答……”

妻子的脸颊染上了一抹绯红，她低下头来害羞地说。

“我们是夫妻呀！照顾你是应该的吧！”

“即使是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我以前也疏忽了吧！”

“嗯……亲爱的。”

“嗯？”

“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啊！还是别说好了……”

“什么事呢？不用顾虑尽管说吧！时间还很足够呢！噢！这道菜真好吃。你对做菜也很拿手呢！好啦！你说说看是什么事吧！”

搞不好已丧生车轮下而捡回一条命的我，对于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个性，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我也有自信自己可以做到。而首先，我要与妻子

坦诚相对。不论她有任何主张，我都会听听她的意见。而听起来有些肉麻的话就这么从我的口中说出来。

“当然，不是什么都可以说。如果你愿意告诉我说我们可以将一切都忘记，从头开始，你愿意这样说吗？”

“我做不到！”我以为妻子会这样回答我，没想到妻子非常干脆地说：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和你重新开始，不，应该说我决心和你从头开始。一直都没什么主见的人也有很多该反省的地方呢！真糟糕。”

的确，妻子也变了。明明不是会说这种话的女人……我无法动弹的背上倏地传来一种必须小心的感觉。

“好了，不吃了，我吃得很饱了。你可以帮我倒杯咖啡来吗？我们来好好地谈谈吧！”

“好。”妻子笑着点点头，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看得出来她的美丽。以前冷漠她大概只因为她是我的妻子吧！比起任何以前我在外头交往过的女性，妻子的条件不是更好吗？

我偷看着正在收拾餐具的妻子的肉体。最后一次和她做爱是多久以前的事呢？现在看着她总觉得她格外的年轻。她的胸部和臀部也没什么下垂的迹象。

“好了。可能有点烫，等它凉一点再喝吧！”

妻子将咖啡杯放在一旁的小桌上，挨着床边坐下来。

“嗯，我们从哪里开始谈？”我催促她。

“从哪里好呢……”

妻子点点头，有点正襟危坐了起来。

“你呢……嗯，维护你的健康实在是件麻烦的事呢！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呀，因为你是过敏体质嘛！”

“不好意思，以后还是要麻烦你了。我的身体会这么难照顾，或许是因为已逝的母亲过于宠爱我的缘故吧！不过，现在说这些

也于事无补了。不管是吃的方面或其他方面。”

“食物方面的事情当然是婆婆生前就常常叮咛我了。所以，这方面你不需要担心。如果其他我没注意到的，你就告诉我吧！”

“谢谢你！”

“可是，除了对食物过敏这一点外，你并不是个麻烦人的人呀！倒不如说是个对我很放任的人呢！比如说，对了，大约五年前，我不是因为生病回娘家休养过吗？我大概有两个月的时候都待在娘家里，可是你一次也没有抱怨过。谢谢你。”

“那段时间我正好工作很忙，也没办法去看你……”

“没关系！因为你真的不方便嘛！也没有因此叫我赶快回家。我的身体也因为充分的休息而恢复了呀！我以为我那么久不在家，家里一定乱七八糟的吧！没想到回家一看，收拾得非常干净呢！”

“哎呀，虽然说我忙得没时间，可是你生病了，我自己收拾收拾也是应该的。”

其实妻子生病回娘家那段期间，我正好有一位交往的女性，所以妻子不在家对我来说是个好机会。交往的女性到我家里来，在妻子的床上和我做爱，也代替妻子打扫家里，帮我准备饭菜。这让我感到一种不道德的快感。当然，没多久就分手了。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生什么病吗？”

“嗯……好像是子宫肌瘤什么的，不是吗？”

“不是子宫，是卵巢出了问题。哎呀，什么病都无所谓了。”

“对不起，你没说的话，我还真想不起来呢！不过，毕竟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

“没关系，我不是在责怪你。我生什么病不用记的，没关系的，那是我自己的问题。理由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妻子用一种“对你说了也是白说的”的眼神看了我一眼。那神情有种说不出的娇媚。我从不知道妻子有这一面。我的身体能

动的话，我几乎想推倒她当场就要了她。

“接下来我想和你谈谈我娘家的事……”

“你的娘家怎么了？”

“每次你说我娘家的坏话都让我觉得很难过……”

“我说了什么吗？你为什么这样说？”

“像我父亲的生活方式之类的。”

“岳父的生活方式不是很棒吗？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却能够成为县议员。”

“你才不是这样说，你总是说我父亲一步登天。”

的确，岳父是个没有学历的乡下人。靠着苦干蛮干、巴结当权者才得到今天的地位和财产。虽然有钱有势，乡下人的特质却丝毫没变。说话粗鲁，吃饭也没什么水准。虽然对股市的行情有粗浅的认识，却完全不懂文学、绘画或音乐。偶尔只看武士系列的电影。家里的玄关也像个暴发户一样挂了鹿头的标本。

“我那样说并没有恶意啊。”

我举起还能动的那只手，拿起咖啡杯，一口口地啜饮，辩解似地说道。

“并且，一步登天并不是只意味着恶意吧！矢泽永吉不是也这么形容过自己吗？”

我带着开玩笑的语气又对妻子说。

“说的也是。”妻子很干脆地点头。可是，她又继续说：

“我母亲因为癌症过世的时候，她名下的财产不是几乎都给哥哥了吗？你叫我即使打官司也该把我应得的财产拿回来。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你一直不停地这样责备我，我也很讨厌这样。”

“不是的。单纯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不是很奇怪吗？你和你哥哥都是岳母的小孩，所以岳母的财产应该由你们两个人均分吧！我会那样说也是为了你啊！”

“那个时候，我大概不会对你提过吧！我和你结婚的时候，

父母亲买这间公寓送给我们。从我母亲的观点来看，这是生前就送给我的。而且我是已出嫁的女儿，妈妈生病以后都是大嫂在照顾。我因为忙着照顾你，连想到医院去看我母亲都没办法。因为家里没人在的话，你会生气……”

“我知道！”

我打断妻子的话。

“这不是七一年多前的事了吗？也早已经结束了不是吗？”

“可是你还是常常拿这件事来挖苦我啊！前天你才刚提过。说如果当初拿到了财产的话，就可以毫无顾虑地住在比这间更豪华的病房了。”

“别再说了吧！你说够了吧！”

我有点冷淡地告诉妻子，她点了点头。

“对不起，我想说的也只有这些。可是，我想再跟你谈谈我哥哥的事可以吗？”

我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回应，妻子又说：

“我哥哥是大学夜间部毕业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家还很穷，哥哥只好白天工作，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所以哥哥忙着工作和念书。不像你知道各种玩乐的事情，也不曾玩过撞球、西洋棋、冲浪和骑马。至于高尔夫，你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打的，可是哥哥却是因为目前的工作需要才学的哟。而且他也不像你那么有运动细胞，所以他对于任何事当然都不太拿手。可是你却拿这一点当成笑柄在别人面前嘲笑他……”

“喂！这是被害妄想症吧！”

我厌烦地说道。

“你让我哥哥参加你们公司高尔夫球赛的时候，不是在大家的面前这样形容我哥哥的吗……”

“这是在夸奖你哥哥啊。我称赞他苦学又努力成为代议士的秘书。”

“可是谁听到都不会这样认为的吧！哥哥也暗自难过掉泪呢！气愤的眼泪哟。”

“喂！你还是别再说了吧！如果你要说这些事的话。”

我很不高兴地说完，将咖啡一饮而尽。

“可是，刚刚是你自己说什么都可以谈的……”

“所以，我是说谈将来的事哦！我们不是决定了要重新开始吗？也许我也曾经做错事，我也在反省了。我刚刚不也这么说过了吗？搞什么嘛！噼哩啪啦地一直说以前的事情来责怪我。如果真要这样我也有一些事想抱怨哟！”

“对不起。”妻子低下头。突然又抬起头露出天真无邪的表情问我。

“你想说的事是什么？”

“你一定要告诉我哦！你不能忍受我哪一点？因为不能忍受我才对我那么冷淡吗？”

“不是，这根本没关系……喂！还有没有咖啡？再倒一杯给我！”

“可是，喝太多你会睡不着哟。”

“够了！这样唠唠叨叨的真讨厌。做妻子的，要懂得看丈夫的脸色！我想喝咖啡应该看得出来吧！”

“可是，你不是抱怨每个晚上都睡不着吗……”

“这和那个没关系吧！你这种不知变通的个性就是我讨厌的地方！”

糟了，我又犯了以前的毛病了。妻子的眼角微微渗着泪光，嘴里轻轻地说些道歉的话。两人之间的对话，竟然变成这样……不知为何今天晚上变成这样。正当我看着妻子的眼泪时，妻子突然偏头想了想，又抬头问我：

“那其他方面还有吗？今天我们来谈谈对彼此的期望吧！这

可是你提出来的哦！”

“我已经累了。我们看电视吧！”

“电视卡用完了哦！”

“你去帮我买吧！”

“不聊天了吗？”

“对！”

“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聊吧！”

“什么意思？”

“你大概还有一个月都像现在这样不能动哦。这段时间，我想好好谈一谈我们以前对彼此的看法。每天都聊一点事情。所以，今天谈到这里就可以了吗？还是干脆一点，明天不再对你说这些事情。”

“你到底怎么了？”我仔细地看着妻子。她从来不曾这么固执己见。她好像总是没意见一样地不曾表达过自己的意见。不，也许结婚这些年来她并不是这样的也说不定。她总是开朗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她会改变是因为我告诉她不可以违背丈夫的缘故。

当然结婚以来，我不曾使用过婚姻暴力。让妻子困扰的事情——遭遇离婚的时候，其实，我曾经胁迫过她，结果，妻子变成了凡事忍耐的人。

可是今天看了她的态度，无法想象是什么使她恢复了个性？还是由于我正处在动弹不得的状态，让她有了占优势的错觉？

不管如何，今后每天都要听她唠叨这些事情会让我受不了。这时候让她把心中所有的不满都谈出来或许比较好。让她尽情地说吧！

“我明白了。你可以把你想说的事情说出来。反正我现在是个伤者，没办法动。”

我一口气把想说的话说完，做了让步。

门外的走廊比刚才更热闹了。因为吃饱的患者们将托盘送回

推车上的关系吧。将托盘送回推车以后，会客时间就结束了。没有了谈话对象，每个患者就不再活动了。当然，看诊和各种治疗也都结束了。患者们看着电视，看着书。没有精神的患者就发着呆，什么也不做。

因为岳父是院长的好友，所以妻子受到特别的待遇。虽然家族间的会客时间结束后，所有的探病或照顾的人都必须离开。可是，妻子可以待到9点熄灯以后再走。而且我住的是个人病房，必要的时候，妻子待晚一点也没关系。医院的后门没有上锁，妻子回去的时候可以从后门离开。

而且我没办法自己行动，所以总是要求妻子待到10点以后再走。只是今天晚上妻子的存在，特别让我感到烦闷。趁现在把事情解决吧！这样一想，我又重新打起精神。让她在不能动的我面前，尽情地说出她想说的话，或许对未来的彼此之间也比较好。

“然后呢？你说完你爸爸和你哥哥的事情以后，还想说什么？”

妻子帮我倒了第二杯咖啡后，我问她。

“薪水的事情。”

把药袋和喂药用的鸭嘴壶一起重新放在一边的小桌上以后，妻子开口说道。

“你不满意吗？”

“没什么满不满意。”妻子的嘴角，浮现出让人不太舒服的笑容。

“我根本不知道，你的薪水是多少。”

我拥有自己的存折，再将薪水转入户头，另外再拨一部分钱给妻子当生活费。拨给妻子的钱虽然不多，可是妻子从来没说过不够。即使她说不够，我大概也会对她说“我只能给你这些钱”吧！

因为我们没有小孩，应该不需要花很多钱。

“知道我的薪水有多少要做什么呢？”

“没做什么，只是身为一个妻子，我想知道自己的先生赚多少钱。”

“为什么要知道这种俗世间的事情呢？所谓的夫妇，应该在自己拿手的领域上各司其职，只要家庭能够经营下去就好了不是吗？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对家里的事情比外面的工作来得有兴趣，所以情况允许的话，想当个专业的家庭主妇。不是这样子的吗？所以我负责认真工作赚钱，掌管家中经济，你只要认真地把家事做好就够了。”

“我是真的想当个家庭主妇呀，只是……”

“只是？只是什么？”

“因为我想如果有小孩的话……所以要先了解一下……”

“又是小孩的事情吗？那来吧，我们现在就来生小孩。”

“糟了！”我发现失言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妻子的脸色已经变了。她的眉毛竖了起来，对我投以憎恶的可怕眼神。我第一次看到妻子这样的神情。可是，已经 45 岁了被讲到生小孩的事情而生气是难免的吧！

“开玩笑的！”

我赶紧对妻子说道。

“我不是告诉过你很多遍不生小孩的理由吗？不管如何考虑，将来地球都是衰退的时代。污染一天比一天严重；随着电脑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淡薄。我不希望自己的小孩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

妻子没有回答。我说的话听起来太空洞了吧。可是我的确是这样想的。嗯，不生小孩的理由不只是这样，从各方面来看，我不想因为有小孩而被束缚，这是我不愿意有小孩的更大的理由。

总而言之，我是个爱好自由的人。即使是妻子，因为没有小

孩，才能更享受自由吧！不只没有小孩妨碍自己做家事，还可以学习自己想学的事物。

“我好像是你以低价薪资聘来的廉价主妇呢？我曾经这样想。”

“低价薪资？没这种说法吧！虽然我每个月给你的钱的确少了点……”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哦！你给我的生活费只够勉强对付伙食费和电费而已。剩下的还不够买件衬衫呢！”

“如果你告诉我的话，我就会随时买给你不是吗？”

“才没有随时呢！只是偶尔，可是没有一次一次地告诉你就没办法买是很辛苦的。甚至日常的衣服，不拜托你就买不起了。最新的一条裙子也是两年前买的了。怎么样呢？这部分拨点钱给我吧……这种悲惨的心情，希望你能够体会。”

“没什么悲惨的吧！只是偶尔嘛！不是每个专业主妇都是这样的吗？”

我做出非常认真的表情对妻子说，仿佛我从心底真正这样想似的。

妻子什么话也没有说。可是，从她低垂的额头上，可以感受到她所散发出来强烈的厌恶情绪。我一点也不害怕。我不希望我的妻子憎恨我，我希望她爱我、畏惧我。因此，我必须安抚她。

“我知道了。那，关于你的零用钱，我会加入每个月的生活费中给你。你把它和家用的钱分开，可以拿去用在你想用的地方。那些钱使用在哪些地方，也不必一一让我知道。你要买裙子、衣服或戒指都可以。”

“我可以拿到那么多吗？”

“咦？”

“我可以拿到能够买得起戒指那么多的钱吗？”

“这个……虽然没有很多，可是一般的家庭主妇并不需要戴

那种好几万或好几十万的东西吧?”

“那你是说，戴那种几千元的玩具戒指吗?”

“那种说法就……”

“裙子和衣服也是几千元的东西吗？即使是高中生，也用零用钱买衣服或裙子，而我只能在超级市场买玩具般便宜的特价品呢！”

妻子用鼻子发出笑声。

我生气地正想把杯底只剩一些咖啡的杯子摔在床上时，护士进来了。是例行性的查房，并非特地进来。她看了我一眼说：

“咦，这种时候喝咖啡？你不知道这样会睡不着吗？”

年龄相仿的护士，又对妻子说了同样的事。

“我说的你听到了吧！”

妻子回给她一个亲切的笑容。我对护士和妻子一样感到生气，故意把咖啡一饮而尽。护士斜眼看了我一眼，又说：

“不可以对太太做些任性的要求，要适可而止。这么认真的太太找不到了哟。”

“我知道。我会听你的建议，让她回家了。喂，你可以回去了。”

正好叫妻子快回去。刚刚虽然打定主意要听她说，可是越听越讨厌，也许她会就在这里追着我要钱。

“没问题吗？真的回去也没关系吗？”

妻子反复地温柔地问。

“没关系！”

我粗声粗气地回答。突然，我的肚脐旁边开始痒了起来。

“喂，稍微帮我抓一下。”

我对正准备回去的妻子说。妻子还没回头，护士就把手伸向我说：

“我帮你抓吧！哪里？”